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四

圖書編

六曹

戶曹

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  
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常不足今查順天  
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  
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  
厨料蠟茶灯草蒲杖鹽斤局稅門攤各有成數成化  
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

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  
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  
者、言、之、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  
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大、倉、祿、庫、歲、  
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  
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  
及、二、十、餘、萬、大、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爲、最、商、  
舖、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  
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  
給、大、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

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賣  
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  
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個  
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  
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  
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并巡捕一年  
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  
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  
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脩邊給賞賑災  
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

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川銀內除衛所兩個月折糧銀不  
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  
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  
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關納括取等項有事  
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  
不可不爲之慮也

戶部財賦總數

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大

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萬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存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犯人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

餘萬皆額外之需。放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待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支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

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明州出震澤長語記正德以

前各處稅糧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各鈔關船料銀及雲南開辦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三萬兩

送內庫豫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官軍俸銀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餘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二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又天下王府銀盤水確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此我朝歲用銀兩出入大約總數也其不時災傷蠲



免賑濟營繕征討冊所費並不在此數 震澤長語  
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  
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  
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  
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約  
數十萬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直隸額派夏秋  
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此我 朝歲用  
糧米出入大約總數也除災傷蠲免等亦未計及

震澤長語又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臘一事言之國  
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

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但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王蔭震詳策略曰天下財賦長詔三條自漕運外其以銀輸大倉庫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入一百一十六萬有奇而各轉運司餘鹽課銀一百三萬有奇耳九邊主客兵餽餉歲支銀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內府之供應官員之俸給京衛兵馬之布花芻菽支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總計一歲所出浮於

入數二百五十餘萬。嘉靖二十五年北京月支米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鹽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十五名支一千八百二十三石。一斗尉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三石。三斗倉場積斗三千三百

四十五名支三千九十一石粟工四百六十四名支  
二百八十石五斗淨身男并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  
千九百四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名支一萬三  
百八十三石八斗倉攢甲斗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  
一千一百七十石一斗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  
二千一百三十六疋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  
六斤京官一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  
實支折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按  
洪武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府今  
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

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以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筭洪武初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奏云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萬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略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久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

中尉四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  
冗兵益竄名占後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  
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司農告匱有以也

月奉冬而折  
冊作通錄

京營衛官軍十八萬人能禦戰幾何內團營六萬  
餘卽唱名幾何外衛軍操三萬八千餘能援敵幾何  
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五百以克宮衛羨否匠作  
七千六百以布功指羨否尉後五千六百以供庖力  
羨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班羨否教坊四  
百七十淨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其給養羨否凡此歲

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六萬餘疋綿花二十八萬餘斤於此叅較裁量然後取與相當用無不足問國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颯何如曰天下歲徵糧三千六百三十餘萬石漕費白糧南糧祿俸餉邊等各有所項內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京師月支三十四萬無侵用大倉原積嘉靖元詔革月止支十八萬二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倉弘治有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十年後不穀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戶口商稅鹽銀船料草折開辦等共二百四十三萬

餘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聲息奏討賞賜  
節誕親宗各費約二百餘萬嘉靖八年前內庫積四  
百餘萬外庫積一百餘萬二十年後止存內庫一百  
一十餘萬外庫三十餘萬二十九年大虜深入通州  
請脩兵銀八十萬薊州請修邊三十七萬大同請增  
防秋四十餘萬宣府請增防秋四十餘萬京師咸寧  
經畧費出多名昌平懷柔順義白羊口湖河川紫荆  
關各加厚治增定賞格自是歲各邊募兵銀五十九  
萬三千擺邊謨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又加鹽銀  
二十四萬六千京營加免放馬料一十八萬內府加



補料數千共數支太倉三百四十七萬扣歲入尚欠一百四十餘萬却以開納括取濟用添設天下巡撫數員兵備數員員下所用無筭河南山東創練各六千山西陝西倍成而南倭實猛東南繕城百萬計遠調募勇百萬計哨海百萬計其被標擄囊萬萬不能計也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稅兩浙畝二升未用不輕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升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三上畝三升中畝二升五合下畝二升水田五升國初天下田租

定三斗五升其後東南之地以都北加運耗又籍邊  
田襲原租額及沿宋六郡公田例遂行畝稅每斗七  
斗及一石餘者加蘇元秋糧三十六萬張士誠稅額  
百萬今至二百七十餘萬

會計開卷一

今天下銀課自 上供外其領於濠梁之經費者歲  
二百九十萬有奇耳而諸邊兵餉殆且無是齟齬

祖宗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  
府供宣大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幾輔河南  
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之用卽如宣鎮歲  
九十萬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畧相當發帑金

以代賦乃採急權宜非經制也今乃爲額且歲有加益矣夫宜大增於辛丑壬寅薊鎮增於庚戌蓋一時懲虜侵軼故厚集廣募冀一創抑之今虜款雖不足恃而士兵久練計必服習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不可議撤乎諸召募修邊等費不可議覈乎而又推之各邊籍民賦之由耗考經制之當復則費必大省矣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石數歲而裁爲萬石或千石益不以親故殫民財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法又不以親故妨其任也今嫡長世及支庶遞降而罷屬籍者萬五千餘歲祿之數

卽竭天下之賦不能贍也誠宜斟酌變通稍爲限制  
遽降之法視親疎爲等殺絕封之後令爲業以自資  
而弛禁階什一如齊民法則祿必漸省而法可經久

理財  
時務

大率鹽一勞納銀五錢先時可糶米一石今多不過  
三四斗或二三十畝商人所納較倍於前而國初之  
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耗費其弊益滋  
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糶之擾也杜侵尅之  
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  
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開會開納本色召商不至益何

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爲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若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頭斗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利 霍韜曰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銀四錢成化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粟二石食焉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粟二升銀四錢僅買粟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食八升之粟如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寒苦交迫無惟其然矣然粟

價所以先廉而後厚者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密，猛將林列，故邊地盡耕，邊粟自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其米價自平，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而不復開墾邊地，粟之所以貴，而食之所以不足者，殆爲此也。又曰：邊軍每節一石價銀一兩二錢，收受之際，惟八錢餘，四錢則官吏漁獵之矣。及其給軍，又止與四錢，存留四錢謂之奉行樽節之例。兼之守臣極力苛刻，凡軍糧上納盡攘而歸於其家，虛出

通開以蔽覆其搜奪之罪軍士實糧升勺不沾惟甘  
凍餒而已夫盜邊糧者服上刑典法其在邇年禁令  
寬弛貪墨如市不深切懲創則人心何由反正風俗  
何由挽回乎 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色爲納銀  
正德中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爲折色邊境既以市糴  
爲艱而官司又有侵剋之弊不免請發內帑而虧國  
損民二臣實作俑哉 議邊糧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

俱輸納太倉

蘇州地方

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

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道一由淮河入黃河  
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日  
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  
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  
後足用卽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  
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于蘇州大倉城內專  
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于文武中擇公勤廉幹  
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  
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檢點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  
皇帝聖旨漕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



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始達通州中興禮以海船造辦大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曰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掃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支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廩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

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  
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  
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  
轉運蘇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裏河民運多失  
農力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  
軍軍民兩易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  
等議也宣德八年叅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  
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  
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本  
各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

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

餘水次做此加五斗在瓜州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

加五斗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

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

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又運

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

派多準其數然不為常例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

每正糧一石外加天順間始額漕舟遮洋裏河

共額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一十二萬一千

五百員名歲運糧四百萬石

按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連。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滑。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南湖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漕法便易而回船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洪暉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濕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攢之留難。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漕卒艱苦如此。食此糧者其知所自哉。

長連又在五運之

糧餘長連

國朝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大倉開洋遠山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蘇州耳轉運雖變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卽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

漕法沿革

按萬表云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五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

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  
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  
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  
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  
止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  
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  
本色隨船候到洋糧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  
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  
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伍錢可以  
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

齋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為盛。其成化一年改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起京通二倉上納。卽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齋就令于兌運輕齋銀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灾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齋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究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

苦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  
逼奪輕齋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  
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  
至張家灣過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聶欽遂  
引夤緣驗封查筭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  
除之例矣後之相繼者歲增其數太倉廩所積羨餘  
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貽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  
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乃耗糧也惟  
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  
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



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叅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葉銀，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菓，又添火耗催茶菓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來年各衙，得以所帶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教銀又于數外求之。後輩去叅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筭。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準開銷。

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  
乃以別淮南河起剝以抵其費故倉有掛欠之米庫  
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故議以羨餘給軍夫羨餘  
不復扣之於官而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  
者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撐挽今以  
羨餘槩給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  
餘歌唱飲酒恣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  
告訐欺打旗甲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

糧運輕瀆

萬曆初總理河道侍郎萬恭與漕運都御史王宗沐  
議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

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值則河豈能爲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旱漕臣能使運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其權則在于各省之糧儲道矣

運期宜早

### 國朝各省歲漕派數

### 各總歲漕運數

浙江布政司

史運六十萬石每正糧二萬加耗六

斗五升

每石正糧每石加耗四斗二升

湖廣布政司

史運二十五萬石每石加耗五斗五升

江西布政司

史運四十萬石加耗同前改九十七萬

石加耗同前

山東布政司

史運二十八萬石每石加耗三斗二升

浙江都司把總

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年四升

湖廣都司把總

三十一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三年八合

江西都司把總

三十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一年八升八合

先九萬五千六百每石加耗一斗七升總洋官軍  
生計一十五升

河南布政司 免運二千七萬百每石加耗三斗一升  
改化二十一萬石加耗同明總洋加耗亦同前

應天府 免運十萬石 改免二萬八千石

蘇州府 免運六十五萬五千一百每石加耗五斗  
六升改免四萬二千石每石加耗三斗七升後

七府耗同

松江府 免運二十萬三千石 改免二萬九  
千九百石

常州府 免運一十七萬五千石

鎮江府 免運八萬石 改免二萬五千石

安鎮府

免運六萬石

寧國府

免運三萬石

池州府

免運二萬五千石

太平府

免運一萬七千石

山東都司把總

二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二石三年八合

總洋把總

三十萬石

南京把總

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五石一斗九升二  
合

其二把總

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石四十二

升四合

江南二總上江把總

二十七萬三千二百五十五石六千九  
升四合

下江把總

二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九石  
六升

廣德州

改兌八千石加耗二千二升

揚州府

先運六萬石每石加耗四斗二升  
改兌二萬七千石加耗二千七升後二府耗同

淮安府

改兌二萬五千石加耗同前

鳳陽府

先運三萬石加耗同前 改兌三萬三百石

廬州府

先運一萬石每石加耗五斗六升

徐州府

先運一萬石每石加耗四斗二升  
改兌一萬石每石加耗二斗二升

江北二總其一把總

二十八萬八千四十五石二斗

九升

共二把總

四十九萬三千七百四十九石

五十六升四合

中都留守司把總

三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

斗三升二合

漕運歲額糧斛四百萬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

十萬石成化八年該漕運都御史奏 准將支運糧

米就各水次領兌名爲改兌漕司一向循守舊規均

搭分派軍船領兌運納除外河遮洋總下旗軍六千

三百名運糧三十萬石內正兌二十四萬石改兌六萬石裏河南京等十一總旗軍一十一萬五百一十每軍一名額運止兌糧二十五石二斗九升二合惟北隸總下每軍多運三升八合以盡畸零之數每淺船一隻旗軍十名共運正糧三百七石二斗耗在外前項官軍共分派正兌糧三百六萬石改兌糧六十四萬石運赴京通二倉正兌者三七改兌者四六上納通前不失四百萬石之數正耗米之外照依有司地里遠近又出輕齎以備水陸腳價浙江江西湖廣最遠每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五釐山東河南二省

最近每石止出一斗六升折銀六分其改兌糧米原  
係有司自運淮徐臨德四倉上納官軍支運之數其  
正耗米浙江江西二省每石四斗二升江南各府三  
斗二升江北各府三斗七升山東河南二省一斗七  
升俱是本色原無折色輕齋京通二倉木陸脚價遞  
年於正兌輕齋內完貼完納損正兌之有餘以補改  
兌之不足多寡適均不分南北通融領兌前項漕規  
俱經先朝文武大臣議處停當行之歲久則例已  
定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  
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千

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各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于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攢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用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時而集。是北直隸、通州等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衛所之官軍矣。

歲漕各省府派數及各總船卒運數



中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無有輸於千里之外者秦廢封建而漕運聿興其數亦視國之侈節以爲盈縮焉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元封元年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萬石明年又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睿宗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劉晏後寢減至季吳復如之宋太平興國始置汴河歲運江淮秬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景德三年以李溥之請定制爲六百萬石天聖間則又以吳羅卿言減五十萬石元漕三百餘萬

石至我 國朝歲運定例四百萬餘石載之歷代實  
爲中制然其爲支爲兌爲改兌爲本色爲折色或遇  
事變爲減留爲借撥爲蠲免雖無定則而數則常盈

焉

歲漕派數  
通總論

國朝運漕倉數

京倉

舊大倉

在城東坊覺賢營盤三屬及盤車任馬

百萬倉

在城東坊

南新倉

在舊大倉前西倉聯絲

北新倉

在百萬倉後

海運倉

在大倉北門相對

祿米倉

在東城坊

新大倉

在海運倉西

廣備庫倉

在西城坊

通州倉

大運西倉

永樂間設在新城  
設二百三十座計

一千五百六十間  
西三門每門軍官一人辦事官一人軍士人

大運南倉

永樂間設在新城  
設一百二十座計

五百一十間  
北東二門同前

大運中倉

在舊城教二百三十座計  
六百九十

七間  
南北東二門同前

大運東倉

在舊城放四十一座計  
二百五間東

西南三門同前

淮安倉

常盈倉

天樂十三年建在清江浦河南岸款八十座共八十間

徐州倉

廣運倉

宣德五年增在城南一里建置上同款一百座共一千間今五十座共五百一十間

臨清倉

廣積倉

在今城內建置上同款七十二座共七百二十間先是永樂四年於廣積分款十座共一百間設倉曰臨清今復併一

德州倉

德州倉

在今州城北門外建置上同正統後置城西東西分爲二東倉款二十九座共二百六十三間西倉款一十二座二百一十七間

漕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稽之於古漢漕  
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涇倉榮  
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  
其粟自遠而致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  
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於水次有集津  
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  
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  
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  
於斯爲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  
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

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河南。曰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漕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真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啟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道。接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於轉般也。我國家監於前代。其漕運之敖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大監戶部尚書或

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大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又變爲長運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固周且審然竟疑於直達也議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淺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

漕運各倉總論

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卽達京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漕

耳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懸  
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按  
飛輓始于秦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  
之 魏克國條留屯十二使其五日至秦省甲士卒  
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克國此議遇歲豐稔邊方無事亦可行之 光武北  
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  
轉輸不絕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  
集斜谷口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後魏  
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法亦民



便

隋文帝以倉廩上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塲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且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 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置轉般倉于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

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知納卽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備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按沙河卽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口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尋宋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之至淮陰故道於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牐以通漕又於洪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利今日運道自儀

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  
二洪是也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  
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  
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在宋時又有斗門  
水師 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甃永樂  
十九年加以甃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實以  
甃土建議者往往欲于舊隄之外湖泊之傍別爲長  
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  
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甃包砌  
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石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

洞引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勢。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以給邊方之用考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

西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  
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思預防之先計也夫海  
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日欲避  
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  
問傍海居民魚戶竈下逐一次第踏視泊舟港汊沙  
石多寡洲渚遠近曲爲之設法圖畫具本且元史載  
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歲運所  
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  
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  
守而國家亦有水賊之備可以制服朝鮮安南邊

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河之名始此。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會河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河。我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蓋永樂十三年

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安莊誦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立淺鋪築籜路樹柳木穿井泉。于是漕法通便。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朝之用也。又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以資於江淮。渭河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爲我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繇淮而度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沭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共歸者。

卽元史所謂會源牌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於北。此蓋居南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牌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也。總會如人身之有咽喉。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爲城。兩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擘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爲防守。亦思患預防之一事也。

漕運考



# 任土作貢之圖

嶋夷饒略

萊夷作攸

淮夷

**充** 田中下  
賦貢  
土黑墳  
貢 漆絲  
篚 織文

**青** 田上下  
賦中  
土白墳  
貢 鹽繡海物絲  
篚 泉絲松惟石  
膠漆

**徐** 田中中  
賦中中  
土赤墳墳  
貢 玉色土夏翟孤  
篚 桐浮盤鬚珠魚  
玄織縞

**冀** 田中中  
賦上上錯  
上白墳  
貢 鳥夷  
皮服  
貢 綉

**豫** 田中上  
賦錯上中  
上壤 下土墳廬  
貢 漆泉絲紵  
篚 織織錫祭錯

**揚** 田中下  
賦上上錯  
上塗泥  
貢 金三品瓊瓊縹纈  
篚 犀羽毛木  
儀具包楸楮

**雍** 田中下  
賦中下  
上黃壤  
貢 球琳琅玕  
篚 陶

**梁** 田中下  
賦下中三錯  
土青紫  
貢 膠織銀縷若器  
篚 熊羆狐狸微皮

**荆** 田中下  
賦上下  
上黃泥  
貢 羽毛齒革小臣絲  
篚 栝櫨楛若月篋  
包匭牙不納錫大龜  
玄纁纁

崑崙析支渠搜

和夷

予觀禹貢九州之貢。篚雖非四夷之獻。而亦以服食器用爲安。而冀州獨不言貢篚者。蓋畿甸之內。賦其總銍。秸粟米也。總銍。秸粟米者。倉廩之儲也。餼糧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鬻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爲土貢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則不過寶玉玩好而已。不足爲國家慮也。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旣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也。若夫大輅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產。

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於荆梁久矣。其肯以爲冀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貢惟說

冀州厥賦惟上下錯，厥田惟中中。今北直隸古冀

州地也。米麥之賦計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絲二百二十四斤。絹二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

木棉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草八

百七十二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鹽一十八萬八

百七引 今山西亦古冀州之域米麥之賦計二百  
二十七 四 二十二石 絲五十斤 絹四千七  
百七十七疋 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鹽四十二萬引 兖州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青  
州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  
絲臬鉛松惟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今山東古青  
兖地也米麥之賦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  
石 絲二千一百一十斤 絹五萬九千九百九十  
疋 木棉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 草二百八十  
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 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

十四引 徐揚今屬南直隸列于雍州之後 荊州  
厥田惟下中厥賦惟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柁幹栝柏礪砥砮丹惟菌輅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  
青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今湖廣古荊  
州之域米麥麻豆之賦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  
十九石 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 布七百五  
十疋 鈔一百七十五貫 豫州厥田中上厥賦錯  
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錯 今河南  
古豫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二百四十一萬四千七百  
七十七石 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 絹

九千九百五十九疋 木棉三百四十二斤 草二

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梁州厥田惟下

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

皮 今四川古梁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二萬六

千六百六十九石 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 木棉

七萬三千八百五十斤 鹽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七

引 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今陝西古雍州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九十二萬九

千五十七石 絲綿三百零六斤 絹九千二百一

十八疋 木棉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 布一十

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 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束 揚州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爲土五包羽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濱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今南直隸古揚州之域未麥之賦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 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 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 麻布二千七十七疋 鈔八千七百七十錠 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鹽十萬五千一百八

十斤 今浙江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五十  
一萬二百九十九石 綿并綠二百七十萬四千二  
百七十兩 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 布九疋 鈔  
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二錠 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  
九十一包 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今  
江西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六十一萬六千  
六石 絲八千二百三斤 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  
六疋 布一千六百四十一疋 鈔九千九百七十  
九錠 按賦出于冀兗青荆豫梁雍七州者僅居其  
半揚徐二州今南直隸與之等埒而廣之東西與雲



賈百萬之賦又在九州外矣然此惟約計米麥絲絹  
石鈔鹽草七賦之正供而金沙銀鑛銅山鉄務珠池  
永土酒茶榷酤礬硝蠟蜜丹漆藥材機坊鑄局竹木  
蒲葦磁器文石柴薪菓品海物山芼羽毛劓角牛羊  
魚牲虎豹熊羆象牙香麝之類如禹貢所言又有不

可勝記者在

九州貢賦  
今昔之殊

# 太宰大人行九人合禹貢圖

## 一 肥貢

荊州包匭菁茅

## 二 獮貢

青州岱歌絲泉  
荊州泉絲絡  
兗州絲

## 三 器貢

徐州濱泗浮磬  
揚州錫貢磬錯  
柶箴之調之弓磬

## 四 幣貢

兗州百條織文  
青州麻條織文  
徐州麻條玄織縞  
荊州麻條玄織縞紀  
揚州麻條織貝  
豫州麻條織縞

## 五 材貢

兗州漆  
青州鉛松惟石  
徐州土五色燁瓜桐  
揚州漆葛麻牛惟木  
荆州漆葛麻牛惟木  
豫州漆  
上之式器其利金錫竹箭  
冀州松柏

## 六 貢

徐州淮夷蠙珠  
揚州惟金三品流現  
荊州惟金三品九江大龜  
梁州珠英銀鏤若磬  
雍州珎

## 七 小貢

兗州鳥夷皮服  
揚州鳥夷卉服  
梁州熊羆狐狸織文

## 八 爵貢

徐州羽獻夏翟  
揚州羽毛  
荊州羽毛

## 九 物貢

揚州海物惟錯  
揚州厥包楛柎錫貢  
梁州漆葛麻牛惟木

朝鮮以馬苧淺豹獺安南以犀象白練沉水諸香暹  
羅以生象孔翠珊瑚瓊碧硫黃薇水琉球以赤銅瑪  
瑙刀錫古城以龍瑙堯羅真臘以犀象黃蠟日本以  
劍鎧爪哇以矛鐵犀象苾布珠瓊碧血瑣里以紅撒  
哈刺西洋瑣里以黑虎三佛齊以白獺大雞浮泥以  
玳瑁熊皮倒掛百花以赤猴彭亨以腦檀淡巴以苾  
布古里以寶刀蘇合龍涎滑刺加以熊狼白麂華縵  
鎖袂錫娑羅以玳瑁珠蕉小葛蘭以珠蓋阿魯以象  
齒榜葛刺以琉璃紫膠錫蘭山以水晶蘆薈細布蘇  
門荅刺以蕃刀回青蘇祿以竹布迤北瓦刺以貂耽

馬鶻朶顏三衛以馬海西文直以馬豹貂鷹鶻珠角  
哈密以玉石禽皮鳥思藏以璦瓚毛纓甲冑長河以  
璦瓚足力鐵力朶甘思以明冑長刀董卜韓胡甲冑  
毛纓洮岷蕃族以馬刀明冑

國朝諸夷所貢方物

聖祖立國之初卽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大常寺牲幣  
欽天監曆紙大醫院藥材光祿寺厨料寶鈔司系穰  
諸皮角翎鰓之屬著爲定額俾其歲辦凡皆周官所  
供祀嬪器幣財貨之需外此珍奇玩好及唐宋以來  
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佞倖之珍異一切無有焉  
其諸番國及四夷土官人等所貢方物禮部奏啟進

納而主客司則辦其五年三年比年之貢及其貢物  
貢途貢使豐約遙徑多寡之數差其迎送宴勞賞賚  
廬室幕帳食料之等蓋庶幾乎西旅越裳之獻而中  
國之制夷狄者亦有體歟

古今貢物總論